

④5 聯經文庫

小說潮流

編主●弦癡

第5屆 聯合報

小說獎作品集



聯經文學 ④5

小說潮

——聯合報第五屆小說獎作品集

痲弦主編



印翻禁・權版有

聯合報叢書

小說潮

——聯合報第五屆小說獎作品集

編者 聯合報編輯部

發行人 王必成

出版者 聯合報社

總經理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報字〇〇二九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
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
電話：七六八三七〇八・三九四〇二三七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定價：新臺幣一〇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第四次印行

聯合報第五屆短篇小說獎評選結果

不分名次入選六名

顧先生的晚年

金 兆

自己的天空

袁瓊瓊

雨夜

黃 凡

畢業典禮

黃鳳櫻

冷熱胸膛

黃 驗

隔壁親家

廖雷夫

聯合報第五屆短篇小說獎評選結果

目次

聯合報第五屆短篇小說得獎評選結果 短篇小說得獎作品

顧先生的晚年	金兆三
答客問	金兆三
自己的天空	袁瓊瓊
感想	袁瓊瓊
雨夜	黃凡
一個小小的感想	黃凡

目次

(一)

(五)

畢業典禮

黃鳳櫻

九

畢業之後

黃鳳櫻

三九

冷熱胸膛

黃驗

三三

向他們致敬

黃驗

二六

隔壁親家

廖蕾夫

一三

三十年的變貌

廖蕾夫

一九

極短篇得獎作品

風水

坡上客

一五

結

黃之桐

一九

天堂

馮輝岳

二〇三

短兵

劉維尊

二〇七

孔雀

陳春華

二二一

海鮮

桑科

二二七

花好月圓

邱冠倫

二三

目次

台北一夢	傅豐琪	三七
破案	蘇思駿	三三
救火前導車	方明塘	三七

短篇小說得獎作品

顧先生的晚年

金兆

祖籍廣東台山縣，生於廣州市，幼年即移居香港。

一九五〇年高中畢業，赴北平，考入清華大學，在外文系學習。大學三年級時，又併入北大。在學時，主修俄國文學，最感興趣的卻是中國現代史課程。一九五四年畢業，留北大任教，自此便是粉筆生涯二十來年。一九七六年八月底回香港。十一月初，香港理工學院聘為兼任講師，次年九月轉為專任，一九七九夏，改為永遠專任。

著作有：「伯林斯基論典型」（論文），「普希金的文學史觀」（論文），「硬筆書法」（論文）及最近出版的「金兆短篇小說集——芒果的滋味」。譯作有：「在戰士的行列裏」（短篇小說集），「生活就是這樣的」（長篇小說）。

白天出過一陣大太陽，天氣看來要轉暖了，人人鬆了一口氣，啊，又熬過了一個寒冷的冬天。可是，天有不測的風雲，傍晚時分，又起風了。紛飛的雪花，在半空中飄忽著，慢慢地降落下來，屋簷上首先鋪滿了一層薄薄的白色粉末，跟著地面也被白色所蠶吞。白的雪，黑的夜，正在爭奪著世界的控制權。「溫暖」要趨逐「寒冷」，「寒冷」又反撲過來，鬥爭忽起忽落，天氣乍暖還寒……

顧先生久病方癒，早就盼望能有一個暖和的太陽天，好在院子裡走一走。今天中午他終於如願以償，老妻陪他在院子裡轉了幾個大圈，筋骨得以舒展，真是老年人的一件樂事。院子裡有四、五株梅花，這時也零落得很了，顧先生每每停下腳步，站在它們面前。是欣賞？是哀憐？它們散處在院子的不同角落，互不相謀，只能遠遠交投慰問的目光，此外便唯有聽天由命，獨自發芽，獨自含蕾，獨自開花。時光使他們逐漸凋謝，暴力要它們馬上死亡，花瓣在風雪之中飄零，終而

落到地上，被人踩沒在泥土裡。每當顧先生流連在梅花跟前，他確有一剎那間的超脫，去盡了人間煩惱，擺除了利鎖名縈……老妻以為丈夫走得累了，便用力地把著他的手臂。老妻一使勁，丈夫又回到了現實的人間，他不滿地瞥了老妻一眼，現在索然無味了，回屋算了！他本打算在晚飯以後，獨自一個人再到院中逍遙一下的。可是現在他有點躊躇了。一來是外面的冷風雪雨，顯然不比中午了。二來還要顧忌著老妻不贊成，只要顧先生在晚上推開屋門，便會聽見顧太太制止的聲音，牝雞司晨，沒有法子。

「開會了！開會了！」突然街上傳來了程老二洪亮的聲音。程老二是退休工人，因為熱心公益被選為街道主任。按派出所の指示，程老二每週必須召集街道會兩次，或者傳達上級指示，或者討論街道的事宜，還有便是軍行政治時事學習。開會時每戶至少出席一人。「第一組在東頭何大媽家，第二組在西頭何大嬸家，第三組在十二號前院何大姨家。」程老二在胡同裡高聲通傳著。「真難得他找得出三個何大。」顧先生想。

顧太太從裡屋走出來，她已經脫下了在院子裡蹦蹦跳跳穿的海虎絨中大衣，換上了一件灰色的大棉襖，一塊羊臄青色頭巾包著頭。看到妻子這副打扮，顧先生就知道她要開會了。「你去？」「我不去，誰去？難道讓你這位大委員去嗎？」顧太太說，但表情中可以看出，她絕不是生顧先生的氣。

「那個呢？」顧先生用左手食指指一下西廂房，輕聲地說。

「她頭疼。」

「躺下了？」

「那倒沒有。正在刷洗碗筷，還得收拾廚房不是。」顧太太稍停一會，又湊近丈夫的耳朵：「頭疼是假，不願意開會是真。」

顧先生苦笑一下，搖搖頭，勸慰太太說：「現在是工人階級的天下嘛！不過她有她的道理，我們請她來做飯、洗衣，沒說請她來替咱們開會呀。」

顧先生把太太從頭到腳地審視一遍，然後說：「對，像這樣穿樸素點才對。」只有在老妻面前，他才能保留點年輕時的風趣。

「我沒工夫跟你耍貧嘴。」顧太太笑著回了一句就推開門出去了。

「世道真是變了，好衣服留在家裡穿，次一點的才敢穿出門。」顧先生只是這麼想，並沒有說出聲來。

趁太太不在家，顧委員決定到院中吐納一回。

院子裡是一片迷茫的世界。月亮和星星今夜全不露面，院中的花草樹木被黑暗裹住，模糊不清。雪花仍舊飄個不停，地上早已是白晃晃的一片。樹梢、屋簷都鑲上了銀邊，遠處圍牆的牆頭

也被雪花劃出了一道輪廓。在寂靜中，顧先生益發感到院子的寬大，也益發覺得自我的孤獨。這孤獨在這個社會裡又彷彿暗示著一種光榮，這又使他不免有點沾沾自喜。能住上這麼好的大院子，是因為他對人民有功勞。他接納了共產黨的城下之盟，宣佈他所駐防的省份和平解放，把二十萬軍隊交給共產黨改編，換回的代價是一個部長的職位和這個寬敞的大院落。高職位、大房子，沾沾自喜的心情，都不能減輕他的孤獨感；這恐怕要成為他的絕症了，他隱約地覺得這是天公對他的懲罰。木然立了一會，凍得待不住了，必得活動活動身手，顧先生挽起藍綢絲棉襖的衣袖，跨開步子，耍了一套拳。他的拳練了半個世紀了，從十五歲到今年六十五歲，前幾十年天天拳不離手，這兩個月卻荒疏得厲害。記得在最得意的時候，循部屬和賓客的請求，他不時在幾百人面前表演這套拳，那些中將、少將高聲喝采，那些秘書長、副官長微笑鼓掌，「我武維揚」，「英雄本色」，「大將風度」……掌聲歡聲多麼悅耳！顧將軍志滿意得，高舉雙手向四方作揖，說一聲「失禮」，威武地回到他的虎皮座椅上。「龍行虎步」，又是一陣讚美的聲音。顧將軍愛熱鬧。也愛聽頌歌。自從交出軍權，門庭逐漸冷落，十一年過去了，歡呼之聲不會回來了。此刻孑然一身，在這空蕩蕩的庭院中，耍完一套拳，四顧茫然，一點回響都沒有。陪伴他的只有黑暗、死寂和寒冷，連風都吹得有氣無力。那個總是領頭喝采的參謀長，哪裡去了？那個善於詞令，應對得當，經常代他接應賓客的秘書長，哪裡去了？那能征慣戰的「五虎上將」哪裡去了？那鐵打金剛

一般的十三太保，哪裡去了？當年的盛宴，昔日的英雄，種種風流舊事，都已經煙消雲散。當前，雪雨橫飛，陰風陣陣，「冷啊！」他失神地輕叫了一聲，倉皇奔回屋裡。

緊隨著他的身後，門聲嘎然一響，跟進來了一個人。

「顧老！」

顧先生回頭一看，不禁吃了一驚。

「謝兄，你怎麼進來的？」

「你的街門沒上鎖，我就閃進來了，省得敲門驚動街坊。」

「說的是，說的是。請坐吧。」等謝先生坐下了，顧先生出去把街門鎖好，再回屋裡，特地走到那扇臨街的小窗戶前，拉好窗簾。這當兒，謝舒勉環視了一下整個客廳。以前的那套高級皮沙發不見了，全部換成了紅木家具，件件都乾得裂開了縫。謝先生認出這些全是顧家的老骨董，通院子的門旁還放著一張西式的搖椅。壁上掛著字畫，可惜多是複製品，只有徐悲鴻的「奔馬」是畫家的親筆。東面牆頭是一座舊尋的大掛鐘，正對著西面牆上的毛澤東半身像。像下的牆角，立著一個大型的洋式鐵爐子。

「好久沒見了，有什麼新聞麼？」謝先生深知顧先生謹慎，便壓低了聲調說話。

「這屋子裡最大的新聞，就是部長變成了委員。屋子以外的事情，我就知道了。我既沒有

收音機，更沒有電視機。你從大老遠的地方來，有什麼可以見告的嗎？」顧先生的修養還未到爐火純青的地步，碰到老朋友，還是有點按捺不住的牢騷。

「有倒是有一點，不過等一會兒我再告訴你。你這個漁業部長怎麼又變成人大常委了呢？」謝先生問。

「不瞞你說，兄弟我倒是自己提出的辭呈。」

「那太奇怪了。人家爭都爭不來的肥缺，你老兄竟然棄如敝屣，佩服佩服。」

「肥缺?!謝兄，你別再用舊眼光看新事物了。現在的部長是幹部，不是大官。」

「幹部，大官，不過名稱不同罷了。有權有勢，誰不羨慕。」

「有權有勢？沒想到時至今日你的官廳還那麼大。」顧先生說話的聲音很低，卻包含著批評的口氣。

一點兒也不錯，這位謝先生在舊政府裡作了三十年的官，依附過聲勢顯赫的直系吳大帥，進過擁段的安福俱樂部，後來又南下廣州，加入大元帥府，追隨中山先生。他自己也不諱言，向來是「只求官達，不矜名節」的。失勢了，才投入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投共，也還是為了作官，而且不作則已，要作就得作大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分配給他一個國務院的參事，這個職位屬行政八級，待遇僅次於副部長。他嫌低，竟公然向當局表示，他曾經辦過海軍，領過